

H
U
O

惑

● 畅 达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畅 达 著

盛



作者近照

作者简介

出生于一九六〇年一月，籍贯山西省临猗县潘家庄。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语言专业。一九八三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迄今已发表数十万字中、短篇小说及十余万字报告文学。现在太原市《城市文学》做编辑工作，任小说组组长。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集的是作者近几年发表的爱情、婚姻、道德家庭题材的小说。作者在小说中，对当代爱情、婚姻、道德和家庭观念的变化进行了大胆的探索，反映出了许许多多令人困惑的社会现象。

文笔质朴、流畅，结构严谨，描写细腻生动，人物性格鲜明，时代感较强。

目 录

黑风.....	(1)
惑.....	(18)
眼睛的黯淡.....	(29)
梦儿.....	(43)
工厂人物(中篇).....	(58)
再见吧, E.....	(109)
一支苦涩的歌儿.....	(118)
我们仨.....	(136)
觅.....	(148)
溶入万家灯火.....	(160)
“米粒”组长.....	(172)
修鞋匠·老头·姑娘.....	(184)
小说二题.....	(197)
窗外风声飒飒.....	(207)
不沉的湖.....	(220)
黄山云.....	(231)
粉红色的门票.....	(241)
今天有个迷人的夜.....	(248)
不该这样开始.....	(258)
母亲(中篇).....	(277)
月儿.....	(318)

黑 风

突然起风了。

风呼啸着万马奔腾般地顺着山谷向西汹涌而去，挟裹着煤尘，浩浩荡荡，毁天灭地，突然，它的前边遇到了什么，“呼”地一声卷起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，象狂奔的骏马遇到不可逾越的万丈深渊，猛地腾起前蹄，抛下一串撕天裂地的嘶嚎。风顺着来路向回卷去，又被后来的风撞上了，风和风开始猛烈地撕打，狂咬，象两个狂暴的大力神在肆虐。世界被他们搅混了。太阳害怕地颤栗着悄悄隐去，山谷间只有呼啸的风声和飞沙走石般的煤尘，天地一色，黑乎乎地混沌一片。

风的淫威下，山脚根蜷卧着的一排排简陋的小平房显得更小了，随时都有被拔掉或淹没的可能。

从那里爬出一个人，因为风太大了，他的身子弯得几乎贴到了地面上，可仍磕磕绊绊，摇摇晃晃，象喝醉了酒似的。风和煤尘的世界里，他是一只黑色的影子，一个黑点。

黑点艰难地向前移动。大自然的威力下，人是那么渺小，那么无足轻重。

坑口，象山这头巨兽张开的大口，黑森森的，往硕大的肚子里猛吸风和煤尘，只有它才不惧怕风的淫威，才敢和风站在一起，和风做一场较量。

它无声地吞没了黑点。坑道里比外头更黑，脚下滑腻腻

的，发出“呱呱、呱呱”的响声，分不清是水还是泥。憋足了劲的疯狂撕咬着的黑风跟着他进了坑道，发出更尖锐的呼啸声，一声跟一声，一声和一声，似乎是不屈服山这头巨兽对它的吞没，想把山的肚子撕裂扯开。但和外头比，他毕竟能喘过些气了。他拧亮了头上的矿灯，于是，他面前出现了一个微弱的黄色光圈。

眼睛涩疼，泪一股一股地往外涌，在黑色的脸颊淌过，露出一道又一道白沟。煤尘落进了眼睛，他用黑色的手背在眼睛上猛揉了几下，但并未止住泪水的淌泻。脸突然也感到了疼痛，象有许多针在脸上刺，脸皮一跳一跳。是在外头风裹着沙石抽打留下的。

他很快便忘记了这些疼痛。

他艰难地向深处摸索着，高一脚，低一脚，伴着“呱呱、呱呱”的响声，速度很慢。脚上的水靴大概已被石子划破，水和煤泥灌了进去，拔脚踏步都非常困难，随时都有可能滑倒，摔个“狗吃屎”或“脸朝天”。

他眼睛射着幽幽的光，盯着眼前一米多远的地方，小心翼翼地抬脚踏步，一尺一尺地向深处移动。

一件沾满煤尘油垢的潮湿的棉袄，露着被煤染黑了的棉絮，又宽又大，没有扣子，幸亏那挂蓄电池的皮带紧捆在腰间，才不至于敞胸露怀。这件棉袄从他上班的两年前就穿上了。矿上规定，第三年才发给新工作服。三年换领一身工作服，是矿上三十多年的规定。

这里灯密集了起来，才能隐约看清他的脸，这是张黑脸，只有洗掉煤尘，才会知道这是张年轻的脸，而且是张英俊的脸。

掌子面在五百米深处。

在矿办公大楼二层的矿长办公室，矿长正接待两位青年作家和一位记者，他们是结伴而来的。

虽是大白天，但办公室还亮着日光灯。狂风卷着沙石撞击在玻璃上，不时有脆亮的“啪啪”声作响，办公室黑暗、压抑、窒闷。

“莫不是要闹地震吧？”一位青年作家问。

“不会的，这样的天气，在我们这儿是家常便饭了。”矿长笑了笑，似乎是安慰三位来自省城的年轻客人。“这样安排吧，上午风太大，下午小些了再送你们进坑道。”

“谢谢矿长的好意，”另一位青年作家说，“这种天气，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。”他担心矿长听不懂，又解释说：“我们来体验生活。”

“是这样，”刚才担心闹地震的那位青年作家附和说，“我们到这儿来，就是寻找这样的机会，我们会克服困难。”

矿长用眼睛征求年轻记者，记者说：“既然两位同行者如此决定，我也不反对。”

爷爷苍老的声音：“那时候，我们窑黑子每年都要祭窑神，是七月十五的晚上。那晚上可有阵势啦！窑黑子一年四季就这天不下井，整整一天都忙着给窑神准备祭礼，大白糖，点心……什么都有，是窑黑子自己动手做，不让女人沾手，女人身上有晦气。天黑前，窑黑子三一群、五一伙涌到坑口前，堆起碳火垛，祭品放到供台上，多得象小山一样。月亮升上来了，窑黑子点燃碳火，整个天都好象烧着了，月亮

就看不见了。这天晚上，祭窑神的有成千上万的人，却没有一个女人，女人身上有晦气。女人全被圈在窑洞里不准离开一步，有哪个不安分的走出来，就会被成百上千的窑黑子砸成肉泥。成百上千的窑黑子齐刷刷地跪在窑神面前，要给窑神磕六六三百六十个响头，求窑神保佑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平安。火烧得好旺啊，天也红，地也红，人也红，窑神就坐在红光紫气后看着窑黑子。这一夜，要闹腾到后半夜。这一夜，窑黑子不回窑洞，不沾女人。女人身上有晦气。”

他从主坑道拐进了一条狭窄的巷道。在这里，肆虐狂暴的风终于被山兽制服了，只剩下丝丝冷气，象死前的喘息。山的力量是至大无比的。

巷道很矮，他不得不弯腰低头，小心磕坏了矿灯。这里的巷壁没有装电灯，黑色吞没了他，只有头上的矿灯发出的微弱的黄光，才使他感觉到自己是个活物。

“二小，你神色不对，遇到什么事情了？”这是锯掉了一条腿的父亲的声音。父亲躺在土垒的炕上，一条裤管软塌塌地搭在炕沿上，象条冰冷的蛇。屋子低矮窄小，拥挤不堪，散发着腐霉味和脏衣服的怪味。

“什么事也没有！”他硬硬地说，望着眼睛肿烂的父亲，眼睛里射着仇恨的光。不知怎么，他一直仇恨父亲，从上中学起。中学毕业后，他对父亲的仇恨愈发加深了，甚至连父亲被运煤车压断了腿的那会儿，他也没有痛苦，反而胸间还流过一股暗暗的快意。小时候，他却很爱父亲，常骑到父亲的脖子上赶马，他管叫父亲那头粗硬的头发叫老马鬃。上小学一放学，他就到了坑口，等候着父亲出井。父亲也似乎能理解他

的仇恨，默默地承受着他的仇恨。

父亲好久没再吭声，那双肿烂的叫人恶心的眼睛久久地望着他，他的眼睛和父亲的眼睛对峙着，忽然，他从父亲的眼睛里感到了什么，他的心不禁颤抖了一下，他躲开了父亲的眼睛。

父亲眼里的内容叫他想起了母亲的眼睛。

母亲五年前患绝症死了。母亲的家在附近的农村。村子极穷，于是妇女们便盯住了粗野又无女人的矿工，她们下山帮窑黑子拆洗被褥，也常常住到矿上不回家，便有孩子生下来。母亲是三十岁的时候才和父亲住到了一起，已经是病歪歪的，五年后才生下他。

母亲在他十五岁的时候终于死了。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是他。

他要走开，父亲混浊的声音拦住了他：“二小，去买二斤高粱酒来，再买些下酒菜，多买些，咱爷儿俩喝一顿。”

“咱爷儿俩”，父亲好久没这样称呼过了，这在他心里又掠过一阵异样的感觉。不知怎么，他忽然想哭。从记事起，他还没哭过。他破例地顺从了父亲。

天黑了，黑得连星星也没有，天仿佛要压下来，冷风穿过门窗的缝隙直往屋里灌。泥垒的炉子，火焰跳动着，散发着呛人的烟臭气。幽暗的灯火下，他们父子俩对饮着。

没用杯子，也没用碗，一人一个瓶子。他们喝得特别，大嚼大咽，却一声不吭，不时有“咕嘟、咕嘟”声作响，那气氛颇似送葬。

他觉得胸间有股汹涌的火，只有用酒才能浇灭。

很快，他就醉了，父亲也醉了。他和父亲都哇哇大哭……

一个冰凉滑腻的东西掉到他的肩上，蓦地又擦过他的脸，掉落到地上。他一惊，透过微弱的黄色光线看见是只大耗子，足有一尺多长，身子滚圆滚圆，象头小猪娃。它一点儿也不惧怕他，站在黄色光圈里，瞪着绿豆样的眼睛挑衅地看着他。他一怔，发现周围还有好多大小不一的耗子静站在那儿，虎视眈眈地看着他。他让绿色的鬼火般的光点包围着。这是什么，是死亡的境地吗？

他突然恼怒了，大吼一声，冲眼前的那两束绿色光亮飞脚踢去，一声凄人的尖叫渗入到他的骨髓，其它大小不一的耗子也都“吱吱”乱叫着逃蹿而去。有好半天，他耳朵里还响着耗子们逃走时的沙沙声。

爷爷说，耗子是窑神派来的，是神物，窑黑子都敬怕耗子，下井带的食物要留一半给耗子。

他吊起一条腿，用另一条腿一蹦一跳地向前颠去。刚才，他用力过猛，水靴不知给踢到了什么地方。

小电车“轰隆轰隆”向矿井的深处爬行。作家和记者正挤缩在只有半人高的车厢里，他们要下井看看，他们的心情紧张而兴奋。矿宣传部长陪同他们，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，矿长还特意请了矿安全师一起陪同他们。

“就这里的地理环境，这里的人，一条大峡谷和一群涂碳的汉子们，我完全可以写他一个不错的中篇。”一位青年作家说。

“不，我发现这里最有文学意蕴的是风，黑风！黑风，才是这个地方的真正力度。”另一位青年作家说，是担心闹地震的那位。

“我看你们是少见多怪。”记者不以为然地说。

宣传部长和安全师对他们每个人的话都点头称是，脸上始终挂着笑，不知是什么笑。宣传部长脸上的笑堆得更多。
“行啦，别说那些了，我给你们拍照，回家后，影集里就会多几张别致的照片，矿工服，安全帽，坑道，小情人看到后会多吻你几下。”记者弯着腰摘下脖子上的像机，煽动性地向两位作家提议。

“不错，这提议很好。”两位青年作家齐声说。

于是，宣传部长把头探出车厢外，喊司机停车。

他提前五分钟来到了掌子面。路上，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。

同组的人已到了七八个，他们正在脱工作服里的绒衣绒裤，他们得脱得剩下单衣，不过半个小时，从他们身上滴下的黑汗水，也会把这单衣单裤渗个透。那时，他们又得扒得只剩条小裤衩。

无人说话，大家只用眼睛望了望他，算是打了招呼。

他无声地脱掉棉袄，再脱掉绒裤。

他头上的矿灯和其它七八只矿灯的黄光混乱地交错着，在几百米的深处织出一片对抗黑暗的天地。

马上就要进入溶岩层了。头顶上“窸窣”地掉下一层煤粉。

矿工们一怔，直愣愣地站在那儿看着落煤粉的窑顶。顿时，死一般的沉静笼罩了他们。

一分钟后，一位老矿工说：“没事，是虚落。”

大家喘了口气，各自拿上工具准备开始八小时的挖煤。出现虚落，就是说这块地方不能呆了。但一两天内还不会出

什么事。

他没看那虚落的窑顶。他找了根废电线，系紧让石头划破的水靴。

琳琳雪白的胸脯。劳资科长无耻的笑脸。

他从浴室出来，回家拿了几本成人自学书，有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，是他礼拜天专程进城给琳琳买的。琳琳高考只差几分就进了录取分数线。琳琳不比他，琳琳天资聪颖，只是学习不很用功才落了榜。琳琳长得一点儿不比电影明星差。琳琳的放大彩照放在他家里，好多人都问他：“这姑娘是演什么电影？我一时记不起来了。”他觉得，让琳琳在煤矿呆一辈子，是委屈了琳琳。

他说：“琳琳，你考电大吧。两年后拿上文凭就可以想办法调到市里，离开这黑窑。”

“没那么容易，这两年干啥都得有人。再说，我也不喜欢学习。”琳琳摇着头说。

“琳琳，别这么没出息。”他带点儿恼怒，“难道你就愿意给我们窑黑子发一辈子矿灯吗？”琳琳前不久才上班，是矿灯工。

琳琳没吱声看着他，抓起了他的手。

“琳琳，你完全可以比我有出息。”他浑身微微颤抖着，琳琳的手象是给他身上通了一道强大的电流，他的心狂跳着，也抓紧了琳琳的手，“琳琳，你就听我这一次吧！”

“……”

琳琳的小屋里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，似乎是一男一女发出的。他惊异地站立住，他听见：“马科长，别……”是琳琳的声音。

他意识到了什么，头发“刷”地竖了起来，一个大步上前飞脚朝门猛踢了过去。

“咔嚓”一声，小木门歪歪扭扭地躺到了地上。

琳琳尖叫了一声，抓起脱掉的上衣遮住了胸脯。矿劳资科长，那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被他的突然闯入惊呆了，淫荡无耻的笑凝固在那张肮脏的脸上。他曾听说，这个劳资科长利用招工的权利不知糟踏过多少个姑娘。

他眼里喷着火，拳头握得“嘎吧、嘎吧”地响，牙也在“咯吱、咯吱”地响，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拳头上。他一步一步地向劳资科长逼近。

“你，你要干什么？”劳资科长从惊吓中缓过神来，颤抖着叫。

“通”地一声，他的拳头铁锤般地落在劳资科长的胸上。劳资科长死猪似的“哼”了一声倒在地上。

他冷冷地看着劳资科长呻吟着从地上爬起，又象受伤的狗一样一颠一颠地从小土屋溜走。

琳琳趴在床上用上衣塞着嘴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他又一把抓住琳琳的膀子，把琳琳从床上提了起来。他扬起了另一只手。

琳琳突然止住了哭。他的手足在空中停留了半分钟才无力地落了下来。

他把瘫软的琳琳又甩回床上，向门口走去。

在门口，他回过了头，用嘶哑的声音问：“琳琳，告诉我，为了什么？”

琳琳用呜咽回答他。

风钻呜呜地响着，煤屑四处飞溅，头上的矿灯在煤层上

幽幽地划出一个飘忽的黄色的圈，又被飞落迸溅的煤块煤屑撞得四分五裂。

狭窄的掌子面，十几个窑黑子仿佛是在黑色地狱里同魔鬼搏斗。

“我要杀死他！”他想。

黑色象蛇一样越来越紧地缠着他，他听不见任何声音，胸口似塞上了棉花，憋得生疼，只有风钻撞击到岩石上迸溅出的火花，才使他感觉到了异物的存在。两天来，他身上的细胞都在喊着五个字：“我要杀死他！”

是缠绕他压迫他的黑色向他喊，还是他的心他的细胞在喊，他分辨不清。他感到眩晕，眼前突然迸出一团硕大的触电样的齿形火花。

他麻木地放下风钻。

“吃饭喽——”

声音刚发出来很响，但很快就被如磐的黑色吞没了，尾声竟象是呜咽。送饭的出现在掌子面，肩上扛着个用塑料捆着的大圆物，象是扛着个铺盖卷儿。他一松手，大圆物从肩头落下，“通”地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，落在地上。大圆物里是十几个窑黑子的午饭。

大家纷纷放下各自手上的工具，向大圆物走去，机器人似的一声不吭，待大圆物解开，纷纷拿过饭盒，再抓起一个没有热度的馒头，馒头上便有了五个黑色的印子。这时，非常寂静，只有十几个人嚼饭的声音，大家连煤带饭地往下吞。

他只拿了一盒加菜的米饭，扒了几口，咽不下去了。他把饭盒撂到塑料布裹着的棉絮上，又把嘴里咽不下去的饭狠狠地吐在地上。

“我要杀死他！”

那声音又在他的胸间炸响。

琳琳雪白的胸脯。劳资科长无耻的笑脸。心上象是通过一道强大的电流，他浑身颤栗了。他想向旁边走几步蹲下，竟趑趄了一下。

他极想抽支烟。他下意识地把手伸到衣兜里，在兜里摸索着烟盒，没有，他没有装烟，他不甘心，抽烟的欲望就象魔鬼一样紧紧地扼住了他。他在第四个兜，终于找到了半截烟。

他拿出来叼到嘴里，又去兜里摸索火柴，所有的兜里都没有火柴。

他愣怔了一会儿，把半截烟从嘴里拿下，正想捏碎，这时班长走了过来，从他手里夺过了半截烟。

班长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，发红的眼睛看了看手中的烟，又看看他，象是象他射来两股火。他起初的惊慌消失了，平静地迎着班长的目光，脸上竟挂出几丝笑。他犯了煤矿的“大忌”。

两人在沉默中对峙着。

还是他先说话：“班长，我认了，你罚吧。”

班长掏出一个早已染黑了的小本本，是安全惩罚手册，班长的手似乎颤抖了一下，声音低沉地说：“你在上边签字吧。”

他拿过班长仍然是染黑了的圆珠笔，在安全惩罚手册有“烟”字样和“罚款一百元”字样的那栏里飞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一百元是他一个月的工资。

他脸上固定的那几丝笑牵动了几下，把圆珠笔还给了班长。班长游移的目光又在他的脸上扫了几下，扭身走了，甩下三个字：“你不该！”

不知班长是说他不该带烟下井，还是不该签字认罚。

他木然地站在那儿，班长的身影在眼前模糊了，看不见了。

一分钟，二分钟，三分钟……

有一个遥远的声音在呼唤着他，模糊而愤怒，他辨不清。突然，那声音清晰了，象雷声从远处滚来：“我要杀死他！”他惊醒了。

两位青年作家当下约定写一篇同题小说：《黑风》。

他们很为这个主意高兴，自信能写得很好。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小说标题，是他们此行第一个小小的收获。

记者本来不想、也不打算下井，听矿长和宣传部长谈谈情况，他的采访任务就能完成。他是舍命陪君子。青年作家是他在省城的朋友。因而，他没有青年作家那样惊奇和兴奋，也对井下的一切都不感兴趣。

青年作家似乎对一切都感兴趣。听宣传部长的介绍还不够，还要亲自和工人谈话，问他们的工作，问他们的家庭，问他们的爱好……他们在省城文学界都是不可一世的人物，可对工人却是那么尊敬，一口一声“师傅”，甚至对十几岁的小工人也称“师傅”。

有一位年仅十七岁的小伙子告诉两位青年作家，他父亲两年前在一次“冒顶”事故中死亡，连尸体也没挖出，母亲哭瞎了眼睛，两个妹妹靠他养活，他高中没读完就下了井。

这位十七岁矿工的遭遇引起两位青年作家深深的同情。一位说：“以前我也知道煤矿工人很苦，但想不到他们还有如此凄惨的遭遇。”